

主辦機構：

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特稿】■

## 香港爲什麼要建文學館？

●胡恩威

編按：「香港文化政策的一個特色，就是它主要的力量在於舉辦活動，而不在于進行文化基建。文化基建是什麼？文化基建除了是硬件基建之外，就是軟體基建……要說好香港故事，需要香港文學館。」設立香港文學館藏，是香港文學界多年來的願望。作者痛心香港本來擁有的文化優勢正在落後的文化政策中凋零，力陳建立文學館對於重建香港以及國家文化應同的必要性，並提出具體意見去推動此事，期望主事方能認真看待。

澳門最近成立了文學館，台北也在籌建文學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文學館，唯香港欠奉。香港爲什麼仍然沒有文學館呢？這便是香港文化政策的一個特色，就是它主要的力量在於舉辦活動，而不在于進行文化基建。文化基建是什麼？文化基建除了是硬件基建之外，就是軟體基建。香港文學館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值得和必需要建設的文化基建。要說好香港故事，需要香港文學館。而香港文學館的規模、格局和布局，需要有國際視野、有中國視野、也要有香港視野三方面結合，才能成功。

### 文化巨擘抱憾而終

香港作家聯會於二〇〇四年率先發起聯署，三十多位文化界代表共同倡議在西九文化區籌建「香港文學館」。其中發起人包括著名國學大師饒宗頤、著名學者羅烈烈教授、何沛雄教授，著名作家劉以鬯、也斯、海辛、陶然，著名兒童文學作家黃鷹雲、詩人犁青、香港作家聯會創會人曾敏之、報人甘豐穗、教育家王齊樂等人已經先後去世，正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這個建議如石沉大海，一直得不到香港政府具體和專業的回應。一個對香港非常重要的文學夢，香港政府缺乏文化視野的態度令十二位文化界代表人物抱憾而終，只可以用「唏噓」兩字形容。

### 文學館的格局與布局

香港文學館的規模應該是什麼呢？應該是一間國家級的文學館。爲什麼香港文學館可以是一間國家級的文學館？就是因爲香港整個文學體系對全中國、亞洲地區、以至世界都有非常巨大的影響力。舉例，王家衛導演的作品，很多靈感來源都是五六十年代劉以鬯等香港文學家作品衍生出來的。威尼斯終身成就獎得主許鞍華導演，也是一個經常改編文學作品的導演。所以文學本身的滲透性，基本上影響電影、電視、流行文化、劇場藝術、以至視覺藝術等不同的藝術領域。而且它的影響是社會性的，本身的影響力是很大的。香港成立文學館要有一個大格局，規模要夠大，「大」不只是面積「大」的意思，而是要有

大的氣派、大的格局。那麼它的格局應該如何建立？可以分爲幾個時期：首先是「前一九四九年」，由成立民國以至一九四九年期間，香港和內地文學的互動，香港大學也結下很多和中國文壇的因緣，很多民國時期的作家也南下來到香港生活、工作和學習，例如張愛玲；又如魯迅也曾經來香港講學。所以那個時候上海雖是中國文學主要發展平台，但香港也有一定的角色。

一九四九年后，香港自身文學開始發展，由於很多南來作家，在香港形成了幾個體系：一個是左派，五十年代文人體系；一個是親國民黨的體系；另外一個是自由派，和國共沒有什麼關連的作家也南來香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五十年代左派文人的影響力尤其重要，其實金庸、倪匡等等作家也和那些體系有些淵源。五十年代《大公報》培養了大批作家，它造就了金庸，金庸後來創造了《明報》這個體系。《明報》曾被目爲反共，其實金庸是反對文革時期極端政策，在文學作品上面卻呈現了一個中華文化的情懷。所以香港從來都有大中華格局的視野。由五十年代開始以至七十年代，美國新聞處支持的香港《中國學生周報》，便是歐美自由派體系與及親國民黨體系衍生出來的。當時候董橋與及很多作者都是透過這個體系去發展。

香港文學多姿多采，最重要的地方是沒有政治包袱和框框，可以自由發揮。由通俗的伊達《威威李私記》、倪匡《衛斯理》科幻小說，各適其適，成爲了一個單純的流行文學體系。這個體系可以說是香港最強大的影響力：金庸、梁羽生、倪匡、亦舒、張小嫻、李碧華等等，形成了一個非常巨大的模式。所以香港的文學格局對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有着非常巨大的影響。政治掛帥的文學在香港流行文學的影響之下，出現了

不一樣狀況。金庸的影響力當然是最大，因爲他有大中華格局，也有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再結合武俠故事。而且金庸的文筆與他的書寫格局，引起全中國的共鳴，上至領導人鄧小平，下至普通老百姓都在追捧金庸小說。這便是香港本來應該對中國產生的影響和互動。所以香港文學館是一個好的教育平台，讓香港年輕一代知道香港和中國的歷史和淵源是有怎樣的格局。

那麼香港文學館的布局應該是什麼呢？它應該以幾個大體系做布局。首先是歷史布局：前一九四九階段、一九四九至一九六七階段、一九六七至一九八九階段、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七階段、一九九七以至今日的幾個階段。歷史時間可以這樣分段。

而在主題布局上可以分爲：第一，流行文學類：武俠小說、愛情小說、科幻小說、偵探小說、情色小說等等；第二，非流行文學類：詩歌、劇本、散文等模式；第三，一些重要的人物，以專題展覽以及展館去推動。所以通過香港文學館，建立香港作爲中華文化基因的一個構成部分，這是重要的。

要具中國國家視野，所以規模不能小，它的空間面積不能小於目前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和M+博物館，才能夠做到那種影響力。怎樣推動文學館呢？可以做大型展覽，針對香港年輕人以及大灣區定位，定期主辦大型展覽以及教育活動，並應該有常設主題館，用歷史的軸心去分析去展示香港文學和中國文化以及亞洲世界文化的關係。其實香港和亞洲文壇也有很多淵源，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本身就是非常受香港文化影響的一個地方，台灣也是。所以這樣才能顯示出香港真正的軟實力，就是我們能夠通亞洲、通中國，這是一個核心。

另外一個很有趣味性的主題是西方英語文學。

## 英雄被困筲箕灣

●黃秀蓮

「英雄被困筲箕灣，不知何日到中環？」這兩句慨歎流行於昔日，是苦於東區交通不便，抑或落泊江湖而自嘲，甚或是黑道人物的「背語」呢？總之充滿了港式幽默，諧趣之餘，亦反映現實。把陷於苦困、振蕩不得的都說成英雄了，小市民聽罷，怎能不會心一笑？怨氣消了一點點，接着仍是漫長的等待。電車會慢慢悠悠叮叮然而來的，雖然是望眼欲穿；車龍始終會向前移動的，儘管路長人困……

長安道上，誰不趕路？奈何車行如蟻，英雄氣短。直至八十年代港島地鐵通車，加上東區走廊落成，樽頸終於突破。

我曾在非繁忙時段於小西灣坐巴士往大會堂，車程僅十二分鐘。小西灣比筲箕灣更遠，位於東隅，一八七六年（清光緒二年）建的哥連臣燈塔

就在此地山丘之巔，迎接最早的晨曦最初的月照，一葉漁舟或遠洋巨輪，都在燈塔光芒裏安全進港。水深港闊，基建完備，海上貿易港的地位便奠定了。筲箕灣開發尤早，明萬曆年間刊行的《粵大記》沿海圖已標示「稍箕灣」。其灣圓，似筲箕，可避強風，於是小艇篷船搖櫓而來，鱗次櫛比，一派漁港風光。怎料海盜猖獗，港督麥當奴派警駐守，擊退賊患。

筲箕灣山頭蘊藏優質花崗岩，開埠時已有惠州客家人來此開山採石。二戰時大陸難民湧至，在山邊搭建木屋，聚居爲十三條山村。吾友幼時居此，竟有大蛇潛入木屋廁所，蜷睡多眠，家人不敢將蛇打走，唯有當作無事，待蛇睡飽了，會無聲無息消失，翌年復至。朋友出人頭地了，可憐他妹妹給嚇得神經衰弱。窮人家人的日子，真是

苦不堪提。後來聖十字徑木屋大火，新建的公屋、居屋高高盤踞山上，俯望幽隱山下的聖十字堂。

中小學相繼建校，興學施教，琅琅書聲，如簾下乳燕清啼。七十年代《讀者文摘》及三份本地報章都搬到筲箕灣，印刷機軋軋傳遞中外資訊。筲箕灣不止漁穫、石礦了，弦歌與墨香縈繞山間。

只要有遠景有毅力，總能衝破障礙吧。東廊架空昂立，巴士上層居高，四輪疾走，五行無阻，讓我有坐在飛毯的幻覺，竟然片刻之間就到了中環。

（作者爲香港資深作家。）

## 張九齡的啟示

●陳橋生

嶺南文化的包容精神，在「嶺南第一詩人」張九齡身上也可一窺端倪。

武則天長安三年（七〇三）九月，張易之、張昌宗兄弟構陷宰相魏元忠，時爲鳳閣舍人的張說，因不願配合作偽證，被配流嶺南欽州。途經韶州時，正居家讀書的張九齡，得以文章面呈，張說覽其文而厚遇之，並與通譜系。論輩份，張說高張九齡兩輩。

僅僅不到兩年的時間，神龍元年（七〇五）初，「二張」被誅。此前因得罪「二張」而遭貶的張說，乃奉詔北還。附會「二張」的詩人宋之問、沈佺期等，則一一流貶嶺南。天翻地覆，乾坤大挪移，天平一下傾斜過來。英國作家莎士比亞在《仲夏夜之夢》中說：「轉瞬即是天堂地獄，地獄天堂。」人生的荒誕與無奈，莫過於此。

剛剛送走了張說，又迎來了南貶的沈佺期。張九齡因赴京試，與沈佺期有門生之誼。如今座主有難，流經韶州，張九齡理應投刺拜見，執弟子禮以待。如此戲劇的場面，在歷史上的嶺南並不鮮見。

嶺南並不直接參與朝廷的紛爭權鬥，卻總是一無怨言地接納着這些爭鬥中的落敗者、流離者。無論他是被冤枉的好人，或是罪大惡極的酷吏；曾是位高權重的王公貴胄，或只是位卑言輕的一介書生；也無論他是從此仕宦無望終老此鄉，或還將東山再起，前度劉郎又來。嶺南都以她的山川風物接納包容着他們疲憊的身心，撫慰着一顆顆從雲端跌落的受傷的魂靈。嶺南的開放包容，就是在這樣一次次的接納迎奉中成就，是從一開始就註定了的。

這些南來者的多數人，也在嶺南的開放包容

中，完成了蛻變與昇華，重新煥發出生命的激情，並以其深切的感恩之情反哺回報嶺南。他們憑藉自身的優良素養與滿腹才華，千年來不斷地提升着嶺南的文明進程，終將蠻荒之地滋養爲南國沃土。

無論是在古代，還是在當下，開放包容作爲嶺南的人文精神一直生生不息。也無論是被迫南行者，或是主動追夢人，都能夠在這裏充分地施展才幹，得到回報，從而對嶺南由衷生發出「直把他鄉作故鄉」的歸屬感。這種精神，正是嶺南文化的精髓，是在千年的歷史積澱中慢慢生成，是滋養着嶺南文化創新前進的源源不斷的動力。

（作者爲《羊城晚報》編委、文化副刊部主任。）

感恩與追憶 永遠的風華——譚福基遺著

●如水

《牛津道上的孩子》  
譚福基 著  
香港：匯智出版  
2022年7月

《牛津道上的孩子》起點在一九六一年小學派位證件，母親把這轉捩了孩子一生的證件靜中收藏匪算五十七年。孩子入讀英華書院，幸遇陳耀南老師，且成爲最受器重的門生。

牛津道上種種歷練，把旺角街童培育爲詩人、學者、校長。孩子文才超逸，飲水思源，對母愛、師恩、校訓終身不忘。少作早熟英發，中年憶念英華，恩師扶持，書友並肩，從浮光耀金而靜影沉璧，細緻深醇。給陳師之七律、對聯見其根基厚實詩才秀拔，至若八帖書函，則行文恭謹，字體秀潤，尺素

追古，風儀優雅地重現尺牘文化。去年他突然辭世，文友鈞沉遺作，乃成此書。這牛津道上的孩子叫譚福基。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萬花筒】

## 盛大的夏日——雀園記事

●林中英

編按：「孩童們在一片樹下仰脖逡巡，找尋鳴聲的來源，『這兒！這兒！』隨着，長竹竿悄悄伸上……」「最有挑戰性的遊戲是放紙鳶，它從來都是群體遊戲……」作者憶孩提時夏天的活動。玩具缺乏，小孩便自己去捕蟲撈蝦、爬樹摘果、共玩紙鳶，總能從小探險小遊戲中找到快樂。現再用成人的眼光去看小時趣事，更顯孩童的純粹。

### 捕 蟬

夏天由蟬聲伴隨而至。

家在東望洋山下，蟬在華士古花園的影樹間叫，在松山叫，炎熱的下午叫得份外響鬧。蟬的鳴聲伸縮腹肌時發出，在共鳴作用下，單調悠長的鳴聲瀾成一片，灌到耳裏把其他聲息蓋下去，那像油脂澆在熱鍋上的滋滋響，久聽令人昏昏然，當那人再聽不到蟬響，已歪睡在竹椅或帆布床上了。

三幾個孩童等下要一起出門的。多天前他們經已做好準備，投在火水（煤油）罐子裏的生膠鞋底碎塊，現已被浸化成膠漿，挑起一坭黏在長竹竿的頂端，蹑上拖鞋到松山捕蟬。

捕蟬好在沒有膠漿時，會用茅草紮一個圓圈固定在竹竿上，到屋角或樹間挑些蛛絲網，便能把蟬黏上。我們那時的孩童把破鞋的膠鞋底收起，不拿來換取小吃檔的梳打餅夾麥芽糖，知道總有用上的一天。蟬富肉味，最好吃最有營養的不是叫得大響的蟬，而是潛在地下生長了兩三年甚至更久的蟬幼蟲。捕蟬者掌握蟬的生長期，六月底成蟲，會用手指挖樹下的泥洞，把幼蟲掏出；已爬上樹幹的幼蟲，則舉草圈觸之黏取。用鑊編，用油炸，以火烤焙，把蛋白質的香氣與滋味逼出來。還棲息在樹幹上的幼蟲等待那一天掙脫外殼的成蟲禮，到長出一雙透明薄翅後，這便是蟬了。雄蟬在樹上歌之詠之，吸引雌蟬來完成交配繁殖後代的使命。

長翅膀的蟬體硬肉少，不再好吃，我們孩童捉蟬不為滋味，這是暑假裏消磨半晝的一樁玩意。街區裏的某位阿叔夏天到松山爬樹捉來的蟬一隻賣一角錢，孩童們要玩自己捕捉的。這時他們已不是玩拍公仔紙、打波珠、碌錢牛時論勝負、贏取戰利品的對手了。

孩童們在一片樹下仰脖逡巡，找尋鳴聲的來源，「這兒！這兒！」隨着，長竹竿悄悄伸上。夥伴閉住嘴，適當地以手勢提點着照應着，避免竹竿觸動枝葉驚飛蟬兒。靜默中是合謀的密切、秘取的緊張。幾隻蟬已然到手，接下來少了多了都不是問題，孩童一高興聲音漸瀟。

蟬被帶回家後，俯伏在盒內，見沒有多少動靜後，以為恢復自由，向半空飛去，誰知被膠黏住肢體掙扎不起來。孩童用手捏牠的頭，拿幾根神香骨挑牠、戳牠，就是要看牠不自在的樣子。蟬什麼都不能做，只會叫，叫聲由高到低至啞啞，孩童已然盡了興致。

### 捉蟲、想螞蟥

夏日特別多昆蟲，吃飯時，大小如豆豉的家蠅飛到我們眼皮下頭頂上，一個出其不意俯衝，站在菜肉上舞弄髒腿，對我們揮動筷子驅趕回應以膽大妄為的任性，想想牠們總會停落在垃圾堆、狗糞、坑渠口時便



▲孩童們捕蟬以消磨時間。（資料圖片）

噁心，對蒼蠅很恨的。而我們孩童卻會抓比牠大兩倍的綠頭蒼蠅、金頭蠅賞玩。倘不想牠渾身沾了多少細菌，看綠頭金頭泛着瑰麗絲光的色彩，好比戴上鳳帽霞冠。缺乏玩具的年代，雪條棒、神香骨、煉奶罐、竹筒木條等等都可以做成簡單的玩具，昆蟲當然不會被放過。輕巧的黑色椿米牛悄悄飛落窗台、石階，牠不像蚊蠅打擾人，一下一下低叩幼長上身，像村鎮裏椿米牛頭那般朝石臼打落一樣。孩童用網罩住牠，拿線繫住一條長後腿，且飛，且拉，且停，純良的椿米牛時被轉手給年紀更小的孩子放飞。

悶熱日子更有蜻蜓。陽光下的柏油馬路面騰升起一縷縷抖擻透明的熱氣。街坊們為了家裏稍降暑氣，提水桶潑向門前的石仔路上，一股土腥味淹來，水很快便蒸發掉。傍晚太陽偏西，低矮的房舍在街道投下一列背陰，帶着金翅的蜻蜓在聯群穩穩低飛。孩童們用網捕用膠黏。颶風快將靠近澳門，除了蜻蜓，道旁泥隙間突然隆起一個新泥堆，一群螞蟥在進進出出，便知道颶風快要來了。

螞蟥是最接近我們孩童生活的昆蟲，門角、壁上、牆腳、溝旁，甚至桌面抽屜都會見牠們的行蹤。一隊逡巡行進的螞蟥，究竟從何處來又往何處去？對向相遇的螞蟥用觸鬚碰了碰打個招呼後各走各路，牠們說了些什麼呢？遇到飯粒餅屑、大頭蒼蠅的殘屍搬不動時，怎樣喚來夥伴合力損的？牠們的倉庫在哪裏，藏了哪些糧食寶物？有早餐晚餐的麼？這點兒東西夠吃嗎？風暴一來，螞蟥翻起的新泥堆就會被豪雨刷平，牠們的家會怕被水淹沒嗎？螞蟥世界吸引着我蹲着發呆，沉醉於幽幽的想像，真想忽地縮小變輕，跟隨進入洞穴，看看蟻們地底下的房舍、街道，有沒有崇閣高樓、學校、醫院？有沒有遊戲、打架？有沒有國王、王后？

### 拼 鳶

在悠長的暑假裏，男孩們四處出沒消磨旺盛的精神，清晨提小罐到馬路水銀燈下拾水螳螂，開水燙後串燒了吃；猴子一樣地在公園草地上摔角；到松山腳摘吃牠們喚作水蓂子的水蒲桃；站在中葡學校圍欄上摘紫黑色的桑椹。他們也爬過嘉思欄花園高大的山稔樹、仁面樹和芒果樹，果實都酸得入口即吐。又用四根竹竿縛上大布塊，放上炒熟的麵粉作餌，到「長命橋」海堤撈捕白蝦；在水塘角撈到的是白腳螺絲蝦。

最有挑戰性的遊戲是放紙鳶，它從來都是群體遊戲。「斗零」（五分錢）買兩隻紙鳶，五角買得石榴牌五百碼棉線，過到大線筒上。起飛時玩伴提起紙鳶向後走，操線的舉線筒戲風奔跑，鳶一尺尺地升高。夏天吹西南風，紙鳶向華士古花園方向放飞才是順風，秋天則轉過頭來面向南灣。操線的把線筒向左右拉扯，鳶愈升愈高，到空中便憑着風



▲放紙鳶時用的大線筒。（明報資料室）

力自由自在起舞。幾雙眼睛盯着藍天，心胸已交託紙鳶去感受無邊高曠的天空與廣博大地。

一片天空裏，幾隻紙鳶同時在嬉遊着。其中沒有高尾巴的大家都叫它作「馬拉」，賣兩角錢一隻，貴多了。「馬拉」個體大，紙質韌，鳶骨堅實，在空中好像一個赳赳武夫。它漸漸迫近，似有點不懷好意；躲開它，它卻貼着追。孩童趕忙收線，但來不及了，終於被纏上。是來鏢紙鳶的！不得已迎向戰鬥，將線筒猛力朝下戳，讓線繃緊，增加交鋒的力度。夥伴們都緊張地呼喊，引得成年人來了抬頭望的興趣。轉筒上的線突然一軟，紙鳶不情不願地無方向飄落，身旁響起夥伴們的歎息和詈罵。一隻紙鳶報銷了，尚可到紙料店買新的，可是這口氣堵在心頭隱隱痛，可恨的還不知道對手是誰呀。

非加強線的戰鬥力不可！孩童磨拳擦掌，分別着手蠟製玻璃線抵禦強敵。玻璃粉的分量各自拿捏，誓要製成一軸鋒利耐磨的線。我哥與年紀比他小的阿球到垃圾堆找廢燈泡廢光管，膽子大的阿球看到還有死老鼠，順手拔下鼠鬚，好在鬥螞蟥時製作蟀掃。二人用布塊包起打碎的玻璃以石研磨，篩取幼粉使用。麵粉、粟粉、玻璃粉兌水調漿，徐徐加入一角錢牛皮膠或蛋白拌勻，在斜坡上挖起兩塊碎石以坑作灶，生火煮漿，漿漸濃稠成滿布殺機的雪白一團。

華士古花園花園上作品字型長的三棵樹正合上蠟之用。阿球在大號火柴盒兩端各刺一洞讓線貫穿，滿滿舀上玻璃漿。我哥縛好線頭後持線筒繞住樹幹放線，阿球捏盒貼身跟着熨。五百碼長線繞上一匝又一匝，在陽光下閃着寒光，線漸乾，粗了，硬了，輕輕一摸，指頭澀澀的，多曬會兒，它準比刀刃那般鋒利。石階上傳來人語，是四個葡人土生少年。我哥看到他們向自己走來，站在玻璃線前歪着頭，打算站起來，但其中一人快速向線圈一剎後，狂笑着一起跑了。在我哥來不及反應時玻璃線已分成好多段散落在草地上，他們用刀片把線割斷了！一項工程毀了，一個比拼的夢碎了。憤怒、委屈，兩人坐在草地上禁不住哭

起來。那年我哥念小學六年級。

兩年之後的暑假下午，我哥正在公局市街橫榮記公仔書檔租看連環圖。正值百老匯戲院放映工餘場散場，觀眾從羅憲新街側門離開戲院。從人群中我哥驀地認出其中一人是當年割斷鳶線的同伴，低呼一聲「就是他！」三個少年扔下書一起奔前，攆拳就揍。被突襲的少年看不清來人，也不知所為何事，抱着頭逃走。

那些年時有中葡少年起衝突打架的。這個夏日發生的事，成了他們往後日子裏的笑談。

（作者為澳門資深報刊編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澳門筆會常務副會長。）

## 【學府點滴】■ 秋日童話

### 秋日美景

●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 林歡然

每年到了十月、十一月，總會在某日起床時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憂傷傷身軀裏鑽，掀開被子，再迎來一股涼意。那天準會有點惆悵。走在街上，或黃或綠的葉子一見一見飄蕩到地上，剛落地時還濕潤，我小時候喜歡拾起大塊的樹葉，撫摸光滑的葉面、中央微微隆起的葉脈，湊近聞聞看，自是清新。掉到地上的葉子很快變得乾而脆，蜷縮起來，像飛蛾的翅膀。風偶然會把清潔工人掃好、堆在一旁的葉子吹成漩渦，彷彿施魔法般，孩子們愛湊熱鬧，看葉子何時停下來。直至葉子再次飄落一地，孩子就會踢走脆脆的樹葉，待清潔工人用長長的竹掃把掃出一地沙沙聲。

秋天有件令人期待的事，就是中小學準會舉辦的秋季旅行。由小學到大學，湊巧每隔幾年的秋天，我總會重遊清水灣郊野公園。小學時大夥兒總愛隨意拾起掉落地上的枯枝充當哈利波特的魔杖，講着自創的咒語，然後在草地上漫無目的地追逐，還有迎着風把風箏放到天上、把前一夜準備的過多零食「傾囊而出」。中學時我們分成小組燒烤，誰最有耐力、誰最不計較、誰思慮最周全，都一目了然。燒烤場上總能發現同學平日沒有展露的面貌。大學時我和朋友登高，在清水灣大坳門停下休息，躺在草地看遼闊的藍天，享受午後的日光與溫柔的秋風，心情極好，也顧不上一兩隻昆蟲從草叢爬過皮膚的痕癢。轉眼間秋天已經來臨，但願疫情早些緩和，讓我能與親友相約郊遊，看看這片土地更多的秋日美景。



### 不負人間好時節

●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 黃子烜

大抵是因着生在秋天的緣故，我自小就格外偏愛秋天一些。

可惜古往今來，文人墨客多悲秋。昔有歐陽修賦〈秋聲賦〉傷秋籟之蕭瑟悲切，後有郁達夫作《故都的秋》感北國秋色之悲涼寥落。

而我卻恰恰覺得，南國秋日的季相與千籟，倒比春日更勝一籌——永慶坊魚燈籠下的遊人如織，荔枝灣大戲台上的粵劇聲聲，桂峰村綴滿枝頭的紅柿子，嘉禾嶼因被雨季誤了花期以至仍開得碩碩的鳳凰木，筆嶺上家家戶戶鋪曬的皇菊、辣椒，宜春稻田裏的金浪飄香，雲門寺銀杏葉下的梵音裊裊……都令我忍不住耽溺其中。每每這時，便更覺劉夢得的〈秋詞〉，還有蘇東坡那句「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皆說進了我的心坎。

其實，恰逢開學季的秋日，又何嘗不意味着蛻變、新生與希望呢？

敲下這一行字的時候，我正坐在澳門大學中國歷史文化中心的研究生助理辦公室裏，抬眼略一巡睃，躍入眼簾的就是五彩斑斕的中國歷史文化系列漫畫叢書和《澳門少年報》。每當看到那些經過我們編輯校對的文章被印成鉛字，送到孩子們的手中，成為被他們所青睞的「童話」，我心中的歷史責任感與文化使命感都會因此而愈發強烈。

秋陽杲杲，秋色宜人。願我們不負人間好時節，在秋日的盛景中，繼續為澳門青少年譜寫出一篇又一篇屬於他們的「童話」。



### 餘溫未盡 煙火入侵

●廣州暨南大學 朱 霄

立秋後才開學，但天氣倒愈發沒了準信。自六月起的悶熱有擴散之勢，樹葉濃得抹不開，顯出一些頹意，在地上映出不規則的陰影。若不是偶有清風流動，反像是夏合併了秋，推拉着本該下降的溫度。教室裏冷氣肅然，卻大開着窗，有枝葉探進來，學生伸手去撥，目光也禁不住往外飄去。校內小路上多見得身穿迷彩服的新生，踩着樹蔭走，小心地繞過片片光斑。有的已經累眯了眼，不慎落入陽光裏，曬出一個機靈來。

廣州的秋日是從夜晚忽然襲來的。風逐漸變得實質，行人的襯衫吹出鼓包，又迅速服貼。實際並不冷，總能在路上聽到舒適的感歎。西門外小吃街遊出了半個學校的年輕人，手裏提着形形色色的食物，往往是多人並肩在街上笑鬧。學生們不似白日防曬般捂得嚴實，倒像是在秋日的入侵下釋放了天性，即使不勝蚊蟲的煩擾，但都更願意直觸撲面的清爽。

小吃街的店面都緊緊挨在一起，遠遠走過來，熱浪攜着濃郁的煙火氣息，在美食的香味中四散開來。打工的小哥翻炒着手中的鍋鏟，老闆操着一口粵味的普通話、遠遠地衝人打招呼，隔壁奶茶店的小妹迅速地分裝外賣……街上漸涼的秋風未能打破這片霓虹燈，反而給在外的年輕人提供了外出散步的理由。

初秋晝伏夜出，煙火在餘溫中燃得愈烈。

